

徐志摩選集

愛的靈感

——奉適之——

下面這些詩行好歹是他揀撥出來的，正如這十年來大多數的詩行好歹是他的撥出來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罷，
這陣子可不輕，我當是
已經完了，已經整個的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朶蓮花似的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似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望再回來，

人說解脫，那許就是罷！

我就像是一朵雲，一朵

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

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輕靈的一球，

往遠處飛往，更遠的飛；

什麼累贅，一切的煩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遠了，

就是你——請你給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誰呀！

就你也不知那裏去了：

就有也不過是曉光裏
一髮的青山，一縷遊絲，
一翳微妙的暈；說至多
也不過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雲也不能承載，
你，你得原諒我的冤家！
不礙，我不累，你讓我說，
我只要你睜着眼，就這樣，
叫哀憐與同情，不說愛，
在你的淚水裏開着花，
我陶醉着它們的幽香，
在你我這最後，怕是吧，
一次的會面，許我放嬌，
容許我完全佔定了你，
就這一晌，讓你的熱情，

像陽光照着一流幽洞，
透澈我的淒冷的意識，
你手把住我的，正這樣，
你看你的壯健，我的衰，
容許我感受你的溫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裏流，
鼓動我將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個不死的印痕：
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極了，
多謝你。現在你聽我說，
但我說什麼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盡頭，
我祇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還能見到你，偎着你，

真像情人似的說着話，
因為我夠不上說那箇，
你的溫柔春風似的圍繞，
這於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謝，（她合上眼。）
什麼話都是多餘，因為
話只能說明能說明的，
更深的意義，更大的真，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裏，
在枯乾的淚傷的眼裏
認取。

我是個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裏
值得你一轉眼的注意。
你是天風：每一個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從它的心裏激出變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踪跡下低頭，在
綠的顫動中表示驚異，
但誰能止限風的前程，
他橫掠過海，作一聲吼，
獅虎似的掃蕩着田野，
當前是冥茫的無窮，他
如何能想起曾經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遙遠是你我間的距離，
遠！太遠！似如一支夜蝶，
有一天得能飛出天外，
在星的烈燄裏去變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許
有希望接近你的時間。
唉，癡心，女子是有癡心的，
你不能不信罷？有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真奇怪，
心窩裏的牢結是誰給
打上的？為什麼打不開？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閃亮得如同一顆星，
我只是人叢中的一點，
一樣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異樣的震動，
猛襲到我生命的全部，
真像是風中的一朵花，
我內心搖晃得像昏暈，

臉上感到一陣的火燒，
我覺得幸福，一道神異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掃過，
我又覺得悲哀，我想哭，
紛亂佔據了我的靈府。
但我當時一點不明白，
不知這就是陷入了愛！
『陷入了愛』真是的前緣，
孽債，不知倒底是什麼？
但從此我再沒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了催眠，
教運命的鐵鍊給鎖住，
我再不能躊躇，我愛你！
從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時，

在夢裏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頭望，藍天裏有你，
我開口唱，悠揚裏有你，
我要遺忘，我向遠處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為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癡。
但我愛你，我不是自私。
愛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愛你，但從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來到我的身邊，
我許向你望，但你不能
絲毫覺察到我的秘密。
我不妬忌，不艷羨，因為
我知道你永遠是我的。

它不能脫離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別人的愛
我不知道，也無須知曉，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葉在無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無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準備，到死
不露一句，因為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見了的。
那天愛的結打上我的
心頭，我就望見死，那個
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
我甘願的投向，因為它
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

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
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
我祇企望着更綿延的
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
燦爛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
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
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
沖洗我的脛踝，每一個
激盪湧出光艷的神明！
再有電火做我的思想，
天邊掣起蛇龍的交舞，
雷震我的聲音，萬地裏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
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殺掃蕩
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
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佔心靈，
它那原來青爽的平陽。
我不說死嗎？再不畏懼，
再沒有疑慮，再不吝惜
這軀體如同一個財虜，
我勇猛的用我的時光。
用我的時光，我說天哪，
這多少年是虧我過的！
沒有朋友，離背了家鄉，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農中間學做老農，
穿著大布，腳登著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時起身，
手攪著泥，頭戴著炎陽，
我做工，滿身侵透了汗，
一顆熱心抵擋著勞倦，
但漸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寶，
在泥水裏照見我的臉，
塗著泥，在坦白的雲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愛秋林，
我愛晚風的吹動，我愛

枯葦在晚涼中的顫動，
半殘的紅葉飄搖到地，
鴉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愛是遠寺的鐘聲，
交挽村舍的炊烟共做，
靜穆的黃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歸去，冥茫中
有飛蟲在交誼，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點上一支蠟，
在紅燄的搖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畫像，
獨立在曠野裏的耶穌，
（因為我沒有你的除了
懸在我心裏的那一幅）

到夜深靜定時我下跪，
望著畫像做我的祈禱，
有時我也唱，低聲的唱，
發放我的熱烈的情懷，
縷縷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誰聽到，有誰哀憐！
你踞坐在榮名的頂顛，
有千萬人迎著你鼓掌，
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
我流著淚，獨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
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鮮艷長上我手栽的樹，
又叫一陣風給刮做灰。

我認識了季候，星月，
黑夜的神秘，太陽的威，
我認識了地土，它能把
一顆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認識一切的生存，
爬虫，飛鳥，河邊的小草，
再有鄉人們的生趣，我
也認識，他們的單純與
真，我都認識。

跟着認識

是愉快，是愛，再不畏慮
孤寂的侵凌。那三年間
雖則我的肌膚變成粗，
焦黑薰上臉，剝坼刻上
手脚，我心頭祇有感謝：